

放歌集

贺敬之





放歌集

埃勃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本书于一九六一年初版。此次重版，由作者作了一些修改，并增编了《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伟大的祖国》、《不解放台湾誓不休》、《回答今日的世界》、《胜利和我们在一起》和长诗《雷锋之歌》等。

封面设计：施力行

放歌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5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6 $\frac{7}{8}$

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2年9月北京第2版

197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1648 定价0.52元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回延安	1
又回南泥湾	6
西去列車的窗口	11
三門峽歌	19
三門峽——梳妆台	
中流砥柱	
桂林山水歌	25
伟大的祖国	29
不解放台湾誓不休	32
放声歌唱	35
东风万里	101
十年頌歌	110
向秀丽	145
回答今日的世界	149
雷鋒之歌	155
地中海呵,我們心中的海!	206
胜利和我們在一起	213

回 延 安

—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們迎过延河来。

滿心話登时說不出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二

……二十里鋪送过柳林鋪迎，
分別十年又回家中。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媽，
小米飯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們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三

米酒油饅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上坐。

滿窖里围得不透风，
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
“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了亲人面，
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

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
白头发添了几根根。

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
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

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
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

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

长江大河起浪花。

十年来革命大发展，
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四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头顶着蓝天大明镜，
延安城照在我心中；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红；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五

杨家岭的红旗呵高高的飘，

革命万里起高潮！

宝塔山下留脚印，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

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
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
再回延安看母亲！

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延安

又回南泥湾

——看话剧《豹子湾的战斗》

“信天游”呵，不断头，
回回唱起来热泪流！

唱延河呵，想延安，
连想带梦南泥湾……

铃声响，大幕开——
今晚又回延安来！

好熟的路呵，好亲的山，
亲山熟路豹子川……

这一面红旗这一杆号，
咱们的红一连上来了！

手里的镢头肩上的枪，
惊天动地脚步响！

稍林里的火焰万丈高，
世世代代呵都看到！

昨天开荒多少亩？
——革命头前万里路……

南泥湾的夜晚呵这样美，
为革命吃苦甜滋味……

这一架纺车这一根线，
千年万年永不断……

一双草鞋半袋米，
闪亮的红心我认得你！

好亲的话语好旺的火，
火苗上的目光望着我……

望我的心呵，看我的手——
枪枝、镢头该没丢……

团长一声把“小鬼”叫，
猛然间我的心里怦怦跳！

恍惚他走到台下来，
又帮我系好草鞋带……

……掌声起，雷声响——
看团长还在那火堆旁。

台上台下二十年，
我身旁坐着我们司令员。

二十年前后几代人？
我怀中坐着女儿红领巾。

司令员低声问这下一代：
“你将来编在第几排？……”

几代人呵，同堂坐——
毛主席还给咱上这一课！

主席的思想呵，南泥湾的路，
斗争永远不闭幕……

司令员拉住我和女儿的手：
“咱们的路呵，就是这样走！”

这样走呵，这样行！——

波濤翻滾在我胸……

塔里木的麥浪呵江南的風，
南泥灣的號声响不停！

……我和司令員緊相跟，
“豹子灣”走到天安門。

步步走呵，步步想，
滿心的話呵我要講……

今晚的談話不斷頭，
長安街上難分手……

天外的烏雲呵山後的霧，
毛主席指示我們看清楚……

革命的路基要打穩，
還要再創“山桃根”……

南泥灣的火光呵天安門的燈，
——照得長空分外明！

東海激蕩呵天山怒，
戰士的筋骨鋼鐵鑄！

伟大的战斗又打响！
是战士都在哨位上！

让我向司令员喊“报告：
我的武器又擦好……”

红领巾儿女呵要走快，
红一连在喊：“跟上来！……”

跟上来呵，跟上来，
辈辈人在红旗在！

红旗万丈向天举——
革命的烈火几万里？！……

火光在前呵，枪在手，
大步长征——不回头！……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西去列車的窗口

在九曲黃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車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個平靜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

一站站燈火撲來，象流螢飛走，
一重重山嶺閃過，似浪濤奔流……

此刻，滿車歌聲已經停歇，
嬰兒在母親懷中已經睡熟。

在這樣的路上，這樣的時刻，
在這一節車廂，這一個窗口——

你可曾看見：那些年輕人閃亮的眼睛
在遙望六盤山高聳的峰頭？

你可曾想見：那些年輕人火熱的胸口

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

你可曾听到呵，在车厢里：
仿佛响起井冈山拂晓攻击的怒吼？

你可曾望到呵，灯光下：
好象举起南泥湾劈荆斩棘的镢头？

呵，大西北这个平静的夏夜，
呵，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

一群青年人的肩紧靠着一个壮年人的肩，
看多少双手久久地拉着这双手……

他们呵，打从哪里来？又往哪里走？
他们属于哪个家庭？是什么样的亲友？

他呵，塔里木垦区派出的带队人——
三五九旅的老战士、南泥湾的突击手。

他们，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的大队——
军垦农场即将报到的新战友。

几天前，第一次相见——
是在霓虹灯下，那红旗飘扬的街头。

几天后，并肩拉手——

在西去列車上，这不平靜的窗口。

从第一天，老战士看到你們呵——

那些激动的面孔、那些高举的拳头……

从第一天，年輕人看到你呵——

旧軍帽下根根白发、臂膀上道道伤口……

呵，大渡河的流水呵，流进了揚子江口，

沸騰的热血呵，汇流在几代人心头！

你讲的第一个故事：“当我参加紅軍那天”；

你們的第一张决心书：“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呵，指导員牺牲前告訴我：

‘想到呵——十年后……百年后……’”

“呵，我們对母亲說：

‘我們——永远、永远跟党走！……’”

第一声汽笛响了。告別欢送的人流。

收回揮动的手臂呵，紧攀住老战士肩头。